

古文真寶後集

下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五

宋澤藏書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六 ○ 箴類

○ 太寶箴

聖人之太寶，以守此篇。專人主以守此篇。

蓋自唐太宗初，其辭委曲，古直中。

戒

今來古往，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作威，惟辟作威，為君實難。主普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

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
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
以聖人受命拯溺亨純歸罪於己因心
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
人治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
奢樂其失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
世有史官言史官所以謹言行昭法
武也左史言右史言史官事為春秋記
為尚出警而入蹕孫伏伽等天子之居
書禁衛九重也敬入也

也蹕蹕者戒人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
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
為律勿謂知居高聽卑勿謂何
積小樂不可極樂生欲不
縱縱欲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室通鑑
鹿臺為瓊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室玉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謂天宮膳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珍物
謂淳熬淳母炮豚炮脾臠醢醢漬熬肝膏

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
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
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
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
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
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黻黼黃反
纁纁而聽而於無聲選陳東方朔客難
塞耳聽而於無聲而前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
以塞聰所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

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
隨淺深而量盈故曰天之王天下之寧王
之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
成豈知帝力哉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
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
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
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
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

羅起祝史外紀乃去其三面而祝之曰欲

左命者入吾網援琴命詩琴作五絃之

詩之一日二日書一曰萬幾念茲在茲念哉

念茲惟人所召名惟人所召自天

祐之惟人所召且敢告前疑

○視程正叙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亦無形迹操之有

要操之有亦視為之則凡有準則蔽交於

前其中則遷物欲交蔽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還天理而具

誠矣本心本

人有義乎天性知物化也知猶欲

導也引也欲心導遂亡其止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有知止於閑邪存誠閑邪

誠存其非禮勿聽

○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
言也言發而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
機與戎出好或言此而兩國結好或言凶
榮亨惟其所召傷易則
傷煩則支支言言太不可曉已肆物忤則
則違物忤出悖來違理故答者亦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
誠志士勵行行有志之守之於為
必字其順則格而欲惟免從
正理也造次克造次倉卒戰兢自持
戰兢以自持習與性成習戰兢於天理聖賢同
歸與聖賢一揆

○銘類

○陋室銘

此篇不計起用譬喻尤的切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四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
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話字欲居九夷或人曰陋如之何子曰

何陋之有

○克己銘

勝已之謂克蓋謂克己之復還天理也
多用新帥卒徒寇讎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一換韻

呂與叙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
為不仁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
町畦田隴也勝心橫發擾擾不齊
此節論私擾擾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

我強賊食利志以爲帥氣爲卒
徒氣之帥也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
且徠勝私室慾此第三節論有昔爲寇
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
勃石婦也也勃者也○一心○
中伏意安取厥餘此第五節論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
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克癢痾疾痛舉

切吾身

此第七節論人一日至焉莫非

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揚子學行篇亦

顏之徒勉已○第八節論

○西銘

銘曰見先生曰天地之間理而

銘曰見先生曰天地之間理而
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而
成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交
不有聖賢者計百千萬而不能齊也
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
全係晦庵先生舊註今柳而明之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上父道也以子至健而位乎
順而位乎下母道也然不曰天一地而曰
乾一坤者天一地之形體也乾一坤其性一情也而
者健而無息謂萬物所資以始生者也
也父母乎萬一天地者常之謂萬物所資以始生者
焉乃混然中處貌然之身混合無間而地
子道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此天地之
體者乎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氣之帥而此天地之所得性為

見民吾同胞所資以生者天地之間

美其所得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

之異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

其觀之也亦如已之兄弟矣惟此同胞

中國為一人無間然也物吾與也得夫

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正故與

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也其樂天而不憂者尤違曰悖德不循天
 人欲者不愛其親而害仁曰賊賊理自絕
 愛他一人故謂之悖德悖德而害仁
 不根者賊殺其親大濟惡者不才不才不長
 逆無道也故謂之賊賊大濟惡者
 不可教也故謂之賊賊大濟惡者
 謂之不才者以世濟其凶凶者不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
 才不其形者性也若夫盡人之性
 形則天地相此乃能而不達矣知化則善故謂之化
 述其事孝子之道則所行者無非聖人知樂事矣此所以窮神則善繼其志
 善述其事所以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之善

志惟聖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志
 者皆樂天也不愧屋漏為無忝
 不愧屋漏則生故不忝不愧屋漏為無忝
 為匪為匪
 急於事天矣求所以踐形云
 崇伯子之顧養養者飲酒而不顧
 禹為伯鯨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崇伯故指為崇
 子育英才頡封人之錫類願非有萬物之一

所得私故育莫才如類考叔之及莊公則
 所以以未錫爾類者廣矣○類考叔為類
 谷封一人請遺母羹不施勞而底豫舜其
 以起莊公之孝矣
 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
 忘其勞役天之心也無所逃而待烹者
 豫焉則亦天之舜也
 申生其赤也至矣故無所逃而待烹者
 而修身以自也遭驪駒者讒毀而死體
 申生晉太子也遭驪駒者讒毀而死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父母金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
 曾子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

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
 無一不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
 者能體其所以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
 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
 從焉伯奇之覆霜中野則勇於禍福非
 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則勇於禍福非
 有也人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
 甫之子也伊尹之覆霜中野則勇於禍福非
 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
 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謹見之說也富
 ○已上六者皆可以為事天者之鑑也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
 於成也富貴福澤之所由大率於我而使

拂亂於我而使之吾之為志也篇天地之
 於人父之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
 君子之於事天也如也周公之富而不
 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親也
 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
 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之
 道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順焉母存而事
 焉則其沒也則其有也則其無也則其
 孝子而居已者故張子之銘所以終焉
 此天之終身事天而終焉○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
 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
 疑不能也戲雖必以思而作也戲言為
 聲也戲動見乎四支而欲人無已心不
 得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
 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動之過者非其識之實然也
 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
 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若者於

政一過遂以爲己之當然也此夫子所謂小
 政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
 人之過也必以文孟子所謂出於
 過則慊之也又從而爲之辭或者謂出於
 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
 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
 者長傲且遂非不知軌甚焉
 爲也慢不戒徒歸咎於心思乃傲
 而慢不戒徒歸咎於心思乃傲
 不慢歸咎於偶失不自改矣
 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古硯銘

此以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爲
 以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爲

前一句謂氣類之同一次却表其壽
 大不詞同第三段時量三物之壽夫
 第四段發明作用五一段轉入養生
 意第六一段設惑人之難第七一段二
 句斷盡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
 遇相近也獨壽夫不相近也筆之壽以
 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
 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
 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

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
 壽而動者天乎近云無一人吾於是而得
 養生焉此方轉入正以鈍為體以靜為
 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
 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
 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
 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
 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也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

太子詹事鍾山隱於北山后應詔出為海鹽縣

之北山移文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山神○假馳煙驛

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

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

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々霞
外芥千金而不眴展萬乘其如脫淮南子
堯年衰志却行而脫履也聞鳳吹於洛
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下值薪歌於延瀨
蘇子以終而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
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黃反覆
覆素絲也翟墨翟朱揚朱也揚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
路而哭之為其可以以南

或先貞而後黷應後何其謬哉嗚呼尚
生不存平仲氏既往仲長山阿寂寥
千載世有周傳俗之士既
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抑學遁東魯
魯君聞顏闔守陋闔使者至日此顏闔之家歟
縹緲而遺使者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習隱南郭隱凡而坐仰天
亦不可得也

嗒然其間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草堂顯盜名
 幅巾有如其南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郭力濫吹竿也
 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應上先
 欲排巢父拉許由應上先傲首世蔑王應上先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勲山人長往應上先
 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應上先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
 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堯光而消子不能得子
 光遠負石沉河而自匿光而

齊人餽木隱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於杉山能風
 鶴頭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書
 次扶輦造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次
 而走俗狀應上先風雲棲其帶憤石泉應上先
 咽而下應上先望林森而有矢顧草木應上先
 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第黑綬金章第黑綬也漢書秩
 六卿印黑六卿印黑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六卿印黑
 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張英風於海甸

擯法延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控
僂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
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
漢張敞稍迂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
陽翟令以化行有異迂京輔都尉架
卓魯於前錄後魯恭拜中牟令螟不
入境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
武帝更名
京兆尹左內史更名
更右扶風是為三輔
也貢金九牧注
九州之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

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看
他石間戶摧絕
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好至於還颺入
幕寫霧出楹蕙悵空兮夜鶴怨山人去
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故曰
海岸蘭蘭
佩也於是南嶽
獻嘲北隴騰笑列輕爭譏攢峯竦誚慨
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
無盡澗愧不欺非
周子之憫秋桂遣風

春羅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
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
魏闕或假步於山房豈可使芳杜厚顏
薜荔無耻碧嶺再厚丹崖重滓言山之草木且
羞見周子尚何塵遊躅於蕙路汚
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
臨池而宜肩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下字於

是叢條瞋膽疊顙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迹請廻俗士駕為君謝逋
客剪截結搆○俗士也

○弔古戰場文形於言意之表也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變不見人河水縈帶
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
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

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敗漢敗將近代
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
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闊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腸膽誰訴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
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
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孟子題辭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
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
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戰利鏖骨
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
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
積雪沒脛堅氷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跡
踟躕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
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

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
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
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
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
矣哉終身事秋戰矣哉骨無少礫鳥無
聲兮山寂兮夜正長兮風淅淅兮魂魄結
兮天沉兮鬼神聚兮雲幕兮日光寒兮
草短兮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

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
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
而治其兵入而還飲至策勳左隱公五年
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左隱公五年
而飲至以數實歸和樂且閑穆穆棣
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
靈萬里朱殷左成公二十一年左輪朱漢擊
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叶

平聲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
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
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
家莫聞之或有言將信將疑娟之心
目寢寐之布莫傾觴哭望天涯天地
為愁草木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
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
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全句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六 ○ 頌類

○ 聖主得賢臣頌

此篇起一句有集體蓋前漢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此篇起一句有集體蓋前漢王褒
臣之遭遇第一六節總論臣主相
得之美時上頌好神仙故末段
喬松之事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純綿綿帛之言夷狄也純純綿綿帛之言夷狄也縣之麗密負荷

也旃旃也被服也純綿綿帛之言夷狄也純純綿綿帛之言夷狄也縣之麗密負荷

稅反楚義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滋味

人食藜藿含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

味也此二句謂賤者今臣僻在西蜀生

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茨所居者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

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

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言雖不足充厚望

情素也神與反記曰為此恭惟春秋法五

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五年始謂元

始月公即位也元者始之始正統元年

審已審已者行國之先也此五者君王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

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

衆此一句是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斫五骨反及至巧冶鑄千將

之撲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鐔千將劍名撲劍

越末理也磨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鐔水刃也良治

鑄音倅鐔音倅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

簪泛塵塗犀忽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

督繩明自著黃帝時人也公輸削墨巧匠也之

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不用相

得也言巧拙之理且使上之所更

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哀

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

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馬皆勞

鞭亦而不進行而喘而汗人極馬倦言人馬皆勞

而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

執靶韓哀附輿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

縱騁馳驚忽如景靡御縱一騁奔馳忽如

從騁馳驚忽如景靡御縱一騁奔馳忽如

從騁馳驚忽如景靡御縱一騁奔馳忽如

從騁馳驚忽如景靡御縱一騁奔馳忽如

疾日景之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一國
之間一小塊追奔電逐遺風電風皆疾周流八
極萬里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此言
良馬良御其速哉此六人一馬相得之勢
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已上論賢者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
暑之鬱燠暑之鬱燠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
淒愴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葛衣之
蓋有其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

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
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
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夫竭智附賢
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周公
以禮賢士故能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夙興設庭燎
室會合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
諸侯

陰喻賢人待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
俊父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逸音鍾逢門子カ宵鳥號猶未足以喻其
意也和佐操琴逢門子宵鳥其音韻合
意也應鍾琴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
名焉應鍾琴

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
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
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
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
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

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
 垂拱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
 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何
 千一彭祖之仙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詩文王之什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蓋信乎其以寧也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具廢於數言之中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具廢於數言之中

每三句一換韻又一是一體前三句
 謂孽臣次三句逆臣又三句言降
 典之臣然後三句論其後復又
 三句論功臣之禍然後數句論作頌
 家盛德之福然後數句論頌之
 頌之可傳後詞人留題者各有
 獨著石湖讚頌者美盛德之形
 元次山又發明之則其碑乃一
 後詞人又發明之則其碑乃一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號安祿山陷洛陽明
 年陷長安天子幸蜀皇明太子即位

於靈武

靈武乃靈州肅宗不授命明

年皇帝移軍鳳翔

天子立則

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

天子退位於戲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前代帝王有德有

若今歌頌大業刻

之之金石

業而見於歌頌

非老於

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此謂孽臣邊

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

此謂大駕

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

此謂從天將

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

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

蕩攘群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

乏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

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

濡天休死生堪羞歷叙中興恢復功勞

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論之功烈盛德之可以存
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論之唐虞盛德能令
太君聲容法法不在斯文論之作頌湘江
東西中直活溪石崔天齊之石可磨
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
○酒德頌劉伯倫
為狹性好酒常携酒自隨使人荷
鍾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頌
酒德頌
之美也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

此假託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

為須臾日月為肩膊八荒為庭衢

地開天

關已來為一日萬歲之期

行無轍跡居

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危

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執也色觚榼壺皆酒器也唯

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

士介大也搢紳服飾聞吾風聲議其所

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

此公一子處士
怒先生好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

劍戟之鋒刃先生於是方捧甕承糟相競逐而起衍

盃漱醪先生不聽奮髯踣踞飲酒自若也醪濁酒

枕麴籍糟奮髯也踣踞言動也

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枕麴籍糟而坐也

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然醉恍爾而醒

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熟視不見

嗜慾之感情

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二豪侍側焉

如螺贏之與螟蛉二豪者公一子一處一土也

言此二人待我之側有如此虫

○傳類

○五柳先生傳陶淵明門裁五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

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於貧賤不汲

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天氏之民歟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

迂腐曰

九事有求則反

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爲一種一植之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音陀病僂隆然

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聞

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

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
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
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
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
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
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
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
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迂曰子之非橐駝之也所以非子之也
者全而其性得矣天便是一性易故吾不
害其長而已勿助長非有能碩而茂之
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
也應上之碩茂蚤實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
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
性不順其性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

憂之太勤與前相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
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
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
之病如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
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
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
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

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
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
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了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食饗以勞
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
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
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史記秦昭王四年孟嘗君君變姓一名夜半至

函谷關開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

鳴遂出關

王荊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

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下轉筆

力健謝云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霸之失鹿得

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之變不脫夫一子於劍鏐豈所寶之非賢抑太命之

有常子介甫蓋自

此篇變化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皇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郊集

此碑之文... 皇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郊集

皇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六の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疊山云後生勦讀此等

文一章下筆便氣力光彩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謝云

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爲褒

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

其逝也有所為

謝云起得健

故申呂自

嶽降詩嶽高維岳降神生甫及甫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

侯後為傳說為列星註太宗師傳說得

天下乘車維其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尾而比於列星也此數句承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

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貴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

是孰使其然哉呂云五箇失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呂云此四不字亦好故在

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

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謝云此是

的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

不能救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而獨韓

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

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

謝云

數句此文起八代之衰

愈傳贊云正一元元

文為諸儒偶八代謂東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

道濟天下溺

楊雄相表裏障百川迴在瀾所以救濟

之弱忠犯人主之怒

憲宗遣使迎佛骨

而勇奪三軍之帥

田鎮州亂殺

立王湊於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

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

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此

事矣

豈非參天地閱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公浩然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

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

雲愈有詩衡岳無清風

應豈非正直能感一通須更靜而不能回

憲宗之威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間民

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中數日水盡

西徙六十里自是潮而無鱷魚患鱷音罵

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謝表頗感一悔欲復用之皇甫鍾素忌愈直

即奏言愈終疎狂不可且內移改夜州

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使愈與李紳交

聞遂罷愈為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

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入仕陽山與潮州移徙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

也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

之師韓文潮州請置學校

無庶幾者邪刺史

問後生無所從學耳

靜頗通經旨文可章能知先王

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

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

此論廟

潮人之事公也飲

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謝云此數

公廟不_レ是_レ法見_レ文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

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

廟不_レ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

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

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

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

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

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

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

信之深思之至焉蒿悽愴若或見之譬

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餘意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

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

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

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

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史記四星在危南張一牛牽牛爲人姓其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經

日七色夜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

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房監飲

咸池出賜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草木

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

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滅没倒景

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上

下照故其景倒從作書詆佛譏君王

佛骨表佛本胡人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禁宮乞以此

骨付之水火表入帝大怒將以刺

史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

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川其下有九疑

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

皇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

皇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

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
舜南巡之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
沅湘之間葬蒼梧祝融先驅海若藏

太公金匱 南海之神曰祝融
湘靈鼓瑟兮冷海若舞馬夷皆海神

約束較鱸如驅羊見前注鈞天無人

帝悲傷 謂太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

傷謳吟下招遣巫陽 巫陽祝之其美

吟此詩招招犧牲雞卜羞我觴 犧牲者

祀志立廟祠而以一之卜李奇曰持雞

於餐荔丹與蕉黃 文公羅池廟碑銘

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

柳子厚以此祭公不少留我涕滂然

被髮下大荒 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

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

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

而衆說盡廢所謂龍白雲之詩而搏虎

豹者大哉言乎謝云東坡平生作詩
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
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
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東萊曰此一篇文字

後文子須鯨好意思在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

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

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說苑君道

篇成王與唐叔虞日余以此封汝唐叔虞
成王曰告周公與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

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士維之於具

○此段吾意不然難王之弟當封耶周

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

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

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

乎開一難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

而已必從而成之耶又難設有不幸王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難自得設有不幸止何若
 字須難得如設未得其
 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
 易也此幾句却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
 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吾意
 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
 太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好意思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苦牛馬然急

則敗矣策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
 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
 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策
 曲折有不盡意又設難在此敘傾雪切失或曰封唐
 叔史佚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
 以此封君史佚因請擇曰天子無戲言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
 之於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東萊云洪云李賀父晉肅邊
 上從事賀一年士歲以長短之

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設有不幸止何若
 字須難得如難得如難得設未得其
 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
 易也此幾句却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
 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吾意
 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
 太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意思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苦牛馬然急

則敗矣策警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
 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
 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策
 又設折有難在此敘傾一雪切
 叔史佚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
 以吾與之戲耳史佚因請擇曰天子無戲言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於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東萊云洪云李賀父晉肅邊
 上從事賀一年士歲以長短之

制名動京華他日舉進士或謗賀
不避家諱文公持義諱辨一篇又
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胡
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
至莊王之之子多胡其地
甚多退之諱辨取此意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
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
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
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旦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兩丘與藍鳥藍草名詩音義之類是
也記曲禮不諱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
兩丘與藍也偏謂二名不稱一諱也孔
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
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夫諱

始於何時トモリカツクリテ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

孔子歟引古人ヲ以テ證ス周公作詩不諱文

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殷厥孔子不

偏諱二名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

諱嫌名公名衛相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周康王名鍾書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又曰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

呼之又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

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

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

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

聞諱辭勢秉飢也太宗廟諱秉近代

廟諱創近惟官官官妾諱嫌名再用

根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風公下千曾金卷之八
 其海山... 夫風公下千曾金卷之八
 其海山... 夫風公下千曾金卷之八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六〇表類

〇出師表

東坡曰孔明出師一表

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
 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

也公齊夜話李格非善論文一章
 當曰孔明出師表李伯陳情

表皆肺然肺腑中流一殊不見
 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

識為本近曰規一摸正大志一念深
 遠詳味乃見其魏國未說有此

人物有此
 文一章否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

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

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而中道崩殂

而中道崩殂

位僅三今天下三分

號魏不帝禪國

和三年即皇帝位國號吳

益州罷敵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之也誠宜開張

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宮中府中

宮中府中官官女子所出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

臧否者善惡之謂也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

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

費禕董允等

侍中官名此二千石掌侍

車駕出則驂乘侍即亦官名此四百一石掌侍

皆ト名ハ此レ皆良實志慮忠純不レ盡ス之ヲ謂ハ忠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
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征伐姓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
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
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
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桓帝靈帝後主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
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縣苟全性命於亂
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先主在草廬中
章帝以驅馳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三年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先主敗於當陽之
長受任於敗軍之際先主遣亮結好孫
數萬與先主并力戰奉命於危難之間兵
曹公先主赤壁戰之奉命於危難之間先
自後先主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先
江皆降會刑州刺史劉璋卒群下推先先
主為荊州牧後先主入爾來二十有一
於益州留亮據荊州年
年矣自建安十三年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
成都為國終喪大日君才十倍曹丕於
必能安國終喪大日君才十倍曹丕於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受命受命
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受命
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以
之明故五月渡瀘水出牂牁郡深入
不毛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時
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建興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起發建興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驚銳攘除奸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
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
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按本傳

時亮聞曹休

敗魏兵東下關中虛
亮欲出表擊魏羣臣多以為疑
亮乃上表言云云此篇言天下
事勢成敗之相因利鈍相禪非
料臆慮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
慮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
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
肝義氣誠欲圖一萬首尾之多
已者也可也云一篇首尾之多
事不可已之意不偏安一隅則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一隅則
朕將萬條貫統紀森然
不烈真與前相兼看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先主，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北征曹操，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

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也，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

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論
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蒲腹衆難塞曾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乃孫策
構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
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鬚孫吳然困
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即南陽縣名險於烏
巢表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
市烏巢哇曹公糧少議欲還許都之

危於祁連西域名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
公過其後譚幾敗北山侯淵敗曹公
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過
以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一天
驚駭謝之漢水殆死潼關曹操起韓
後於潼關操將北渡與許都留南岸斷
乃扶上船幾危然後偽定一時爾
時定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
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

地名未詳地ノ名未詳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

在焉孫權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孫權在焉孫權圍合肥者數矣

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

張先主擊之淵投首先帝每稱操為張魯留夏侯淵守北還

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章武五年中北

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關並丁

立白壽劉卻鄧銅等雲而凡八人趙

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

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夷南征南中既

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寶叟青羌皆此

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

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

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

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
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
十一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衆過襄陽
荆州人多歸之此到襄陽衆十餘萬曹
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追之
先主乘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騎
去曹公大獲其衆當北時曹操拊手謂
衆輜重濟河過之
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
結好孫權權據江東國西取巴蜀十九
年先
主進圍成都劉璋
降遂領益州牧
舉兵北征曹魏夏侯

授首斬夏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先主權殺羽
取荆州歸蹉跌歸也○同上權既取荆州
州牧劉璋歸益
州牧劉璋歸益
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意皆在
結末
數語

陳情表

蜀志李密字
伯父早
母何氏更適人密見

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數賜衣婢二人一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

漢中太子

李令伯

臣以陰釁夙遭愍凶生狹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強近之

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其功謂太子

孺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

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

刺史臣榮後刺史舉臣秀才臣以供養

無主無一人就舉則相母辭不赴辭不赴會

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張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非臣隕

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
書切峻責臣連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
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
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
天下帝晉武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
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時年常仕於蜀今
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紹漢正統各正言順大非專操漢賊之比密又

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猶不忘
舊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乎予每讀至此為之
不惜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
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
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
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

十有六リク是臣レ盡ツクサシ節於陛下之日ハ長報レセ劉
之日ハ短也ミカシ烏ハ鳥ハ私情願ハ乞終養臣之辛
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
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
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
當隕首死當結草カフヘシセム知レ報レ泉ノ下ノ死ノ而レ有ス
魏顆武子之武子有妾病謂顆曰我死嫁此妾病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之乎時言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之戰而顆遂

獲之也爾從生一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
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六 ○ 原類

○ 原人 識人者夷狄禽獸之
主聖人下視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
於其兩間者謂之人 鼎足 形於上日月
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
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 辨折 曰

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

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按韓愈傳愈疾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

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

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

閑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

修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

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開佛者布置最爲得

有開闢繼緒文一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謝云行而宜之之散一超入

謂義七字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十字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四句四樣開端

此乃文章仁與義為定名總說道與德

為虛位謝云使頓挫此故道有君子

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老子

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老子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

小也彼以煦之為仁子之為義其小之

也則宜謝云其所謂道之其

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

德非吾所謂德也此凡吾所

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

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史本傳老子乃

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謝云此一篇斷盡

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更莊

子思子孫傳馬周道衰孔子沒行有所自之

火于秦史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黃老于漢曹參傳

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

正堂金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

休傳孝景不任儒賈太后又好黃老術

之間文公佛骨表宋齊梁陳魏隋其言

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孟子題辭

放蕩之說以干一時惑衆者非不入

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

于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楊歸墨

是把陳言自撰新語只入者主之出者奴

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謝云入于楊墨

聖人附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

聽之迂云此處說老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
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說而自小也
從三異一端之亦曰吾師亦掌師之云爾不
病一原也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
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
樂之原明道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
矣敬叔與俱至意後之人雖欲聞仁義
風問禮於老聃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
怪也
呂云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

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
成公元一年古者有商一民有農一民有工一民有士一民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佛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
民不窮且盜也
呂云用之得新文
策云好一句法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
呂云句生好然
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此云此天地間不可

無^{ナシ}聖^{セイ}人^{ジン}之^ノ道^{ダウ}聖^{セイ}人^{ジン}之^ノ道^{ダウ}爲^ス之^ノ君^{キミ}爲^ス之^ノ師^シ
有^{アル}功^{コウ}於^ニ人^ニ非^ズ佛^{ブツ}若^シ可^ク及^ビ爲^ス之^ノ君^{キミ}爲^ス之^ノ師^シ
近^{チカ}日^{ニチ}眼^{ガン}目^{モク} **呂^{リョ}云^{クニ}**聖^{セイ}人^{ジン}驅^{カク}其^ノ蟲^{ムシ}蛇^{ヘビ}禽^{イン}獸^{ジュウ}而^{シテ}處^ス
人^ニ治^シ天^ノ下^ヲ有^リ條^{リョウ}理^リ驅^{カク}其^ノ蟲^{ムシ}蛇^{ヘビ}禽^{イン}獸^{ジュウ}而^{シテ}處^ス
其^ノ中^ノ土^ニ寒^{サムイ}然^ル後^ニ爲^ス之^ノ衣^イ飢^{ウツ}然^ル後^ニ爲^ス之^ノ食^{シヨク}
木^キ處^ス而^{シテ}顛^{タビ}土^ニ處^ス而^{シテ}病^{ヤマイ}也^{ナリ}然^ル後^ニ爲^ス之^ノ官^{カン}室^{シツ}
爲^ス之^ノ工^{コウ}以^テ贍^{シマフ}其^ノ器^キ用^{ヨウ}爲^ス之^ノ賈^カ以^テ通^ス其^ノ有^リ
無^{ナシ}爲^ス之^ノ醫^イ藥^{ヤク}以^テ濟^ス其^ノ夭^{ヤウ}死^シ爲^ス之^ノ葬^{サウ}埋^{バイ}祭^{サイ}
祀^シ以^テ長^{ナゲク}其^ノ恩^{オン}愛^{アイ}爲^ス之^ノ禮^{レイ}以^テ次^{ツグ}其^ノ先^{マエ}後^{ノチ}爲^ス
之^ノ樂^{ガク}以^テ宣^{ノボ}其^ノ湮^{イン}鬱^{ウツ}爲^ス之^ノ政^{セイ}以^テ率^ス其^ノ怠^{タイ}勸^{カン}

爲^ス之^ノ刑^{ケイ}以^テ鋤^コ其^ノ強^{キヤウ}梗^{コウ}相^{アイ}欺^キ也^{ナリ}爲^ス之^ノ符^フ璽^{セイ}
斗^ト斛^{コク}權^{ケン}衡^{ヘイ}以^テ信^{シン}之^ノ轉^{テウ}換^{カン}相^{アイ}奪^{ダツ}也^{ナリ}爲^ス之^ノ城^{セイ}
郭^{コク}甲^{コウ}兵^{ヘイ}以^テ守^{モリ}之^ノ害^{ガイ}至^シ而^{シテ}爲^ス之^ノ備^ビ患^{エン}生^シ而^{シテ}
爲^ス之^ノ防^フ **謝^{シャ}云^{クニ}**此^ノ一^{イチ}段^{ダン}連^{レン}下^カ十^{ジュウ}七^{シチ}个^コ爲^ス之^ノ
層^{ソウ}峯^{ホウ}疊^{タガヤカシ}其^ノ下^ノ字^ジ驚^{オドロク}薄^{ハク}巨^{キョウ}浪^{リョウ}讀^{ヨミ}者^ノ快^{クワイ}心^{シン}暢^{チャウ}今^{イマ}
意^イ不^ズ覺^{カス}其^ノ下^ノ字^ジ之^ノ重^{ジュウ}疊^{タガヤカシ}此^ノ章^{チャウ}法^{ホフ}也^{ナリ} **佛^{ブツ}老^{ラウ}說^{セツ}**
其^ノ言^{ゴン}曰^ク聖^{セイ}人^{ジン}不^ズ死^シ大^{ダイ}盜^{ダウ}不^ズ止^シ剖^{コウ}斗^ト
折^{セツ}衡^{ヘイ}而^{シテ}民^{ミン}不^ズ爭^{セウ} **莊^{チュウ}子^シ**肱^{コウ}鉏^シ篋^{キョウ}筭^{ソアン}夫^レ川^{セン}竭^{ケツ}而^{シテ}谷^{コク}
死^シ則^{スレバ}大^{ダイ}盜^{ダウ}不^ズ止^シ天^ノ下^ノ平^{ヘイ}而^{シテ}無^ク故^コ矣^{ナリ}聖^{セイ}人^{ジン}
不^ズ死^シ大^{ダイ}盜^{ダウ}不^ズ止^シ雖^モ重^{ジュウ}聖^{セイ}人^{ジン}而^{シテ}治^シ天^ノ下^ヲ則^{スレバ}

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呂云說下佛者所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健而有有外意有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近曰此是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擊佛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謝云援大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

治其心說佛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焉而不事其事謝云孔子之作
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
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
之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閔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宮篇今也舉

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教之上應在
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謝云夫所謂
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許多說
應是法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
政其民士農工賈此短其位君臣父子
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長其服麻絲其

居宮室此二句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二句

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二句

為一一句謝云連下九个字其字變一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為一字相應此是章法

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

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謝云上三句一

便變一化十一三字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謝云法廟焉而人

鬼享法字曰斯道也何道也謝云文有技

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

之道也呂云關鍵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呂云文流

句有六句一精一神在此此兩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坡如輕

舟下長一瀾若無下一句荀與揚也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謝云文由周公而上

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

為臣故其說長謝云伊川云周公沒聖

人之學不傳道不行謝云其說本於此然則

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轉有萬鈞筆

拾結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謝云又

端之術謝云佛老之道不此聖人之道不

法最人其人謝云火其書法廬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謝云此鰥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其亦庶乎其可

也呂云言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

結得謝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

○論類

○樂志論後漢仲長統公理

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常以為凡遊席主者欲以立身
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一生易滅
優游偃仰同以自娛其志故為

論云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
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
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
烹羔豚以奉之蹺蹺畦苑遊戲平林濯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而舞其上也以祈雨

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

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謂其氣

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

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

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舜彈五

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古詩

十二

○三禮圖曰琴瑟本十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為博士著過秦論

過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至

益強盛故先述之崤函關名據山秦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呂云

皆字不至收下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環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田趙有平原勝楚有春申歇魏有信
陵無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
趙宋衛中山之衆關東連兵於是
六國之士有竊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
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元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
敢進中山宋衛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

亡逐北伏戶百萬流血漂橧因利乘便
宰制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
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
郡取南與上地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

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任乃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
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
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主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也隸戶樞也謂之以甕牖繩樞戶也也也隸戶樞也謂之以甕牖繩樞戶也徙也言涉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富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

賢又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呂云反一覆一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鉏耰棘矜也

以^ハ鉞^ノ柄^ヲ爲^レ之^ヲ鉞^ノ稱^ヲ鉤^ノ戟^ノ鉞^ノ皆^ハ兵^ノ諠^ノ戍^ノ之^ヲ
 名^ヲ謂^フ九^ノ國^ノ時^ノ兵^ノ器^ヲ也^ニ
 衆^ハ非^レ抗^ニ九^ノ國^ノ之^ノ師^也也^ニ深^ク謀^ハ遠^ク慮^テ行^ハ軍^ヲ用^ル
 兵^ノ之^ノ道^ハ非^ス及^ニ曩^ノ時^ノ之^ノ士^也也^ニ然^レ而^モ轉^ニ成^ニ敗^ニ
 異^ニ變^ニ功^ノ業^ノ相^レ反^ニ試^ニ使^ノ山^ノ東^ノ之^ノ國^ヲ與^ニ陳^ノ涉^ニ
 度^ハ長^ク絜^ク大^ニ此^ノ權^ヲ量^ヲ力^ヲ則^レ不^ス可^ラ同^ニ年^ニ而^モ語^ル
 矣^レ然^レ秦^ノ以^ニ區^ノ々^ノ之^ノ地^ヲ致^ニ萬^ノ乘^ノ之^ノ權^ヲ招^ニ八^ノ
 州^ヲ而^モ朝^ニ同^ニ列^ノ百^ノ有^ニ餘^ノ年^ヲ矣^レ然^レ後^ニ以^ニ六^ノ合^ノ
 爲^ニ家^ノ嶠^ノ函^ノ爲^ニ宮^ノ一^ノ夫^ノ作^ニ難^ノ而^モ七^ノ廟^ノ墮^ニ身^ノ

死^ニ人^ノ手^ニ爲^ニ天^ノ下^ノ笑^ノ者^何也^一
 七^ノ廟^ノ墮^ニ也^ノ也^ニ死^ニ人^ノ手^ニ謂^フ秦^ノ仁^ノ義^ノ不^レ施^ニ而^モ
 王^ノ子^ノ嬰^ハ爲^ニ項^ノ羽^ノ所^ニ殺^サ也^ニ
 攻^ニ守^ノ之^ノ勢^ハ異^ニ也^ニ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六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
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
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
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
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

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
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
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
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
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
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
在也下之事上不_一其事上不_一之使下不

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
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
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
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
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
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

有_レ好_レ利而愛_レ其君者未_レ有_レ好_レ義而忘_レ其
君者此一段分明是孟子之語今之
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
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韓愈愈
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
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
盡辰而退申而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
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

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此八十字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此九十字執事之使
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此十一十字執事
之欲成人之名如此此十一十字執事之厚於
故舊如此此九十字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也又將曰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也此十一十字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

此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又連下三句如則死於
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波一段文勢如狂瀾浩
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
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
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
窮救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
利之而已耳前一段說語此一反只用苟
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

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

則未也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則未也

者死此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

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

句法亦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

終一篇以下馬過伯樂之

才遇知己者之賞識便至入用起
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
而意圓活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
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
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
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
齊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可走及
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一子走及
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之矣散木也以生
不為用則視何邪曰勿高之矣散木也以生
斲則以為柱則蠹是則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
伯樂事見二卷
以某在公之宇下非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一日而又厚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
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
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
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
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
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
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
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

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

且而有賣駿馬者此三且於市人莫

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其而顧之一

有意而臣伯樂乎其與其事頗相類是

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

而立於齊門不能投時好如操瑟於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

韓退之

能通曉茫然增愧又不以其淺弊無

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

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齋王好竿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竿南

人之食中以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

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前律歷志陽六為一律曰陰六為一呂黃客罵

帝之所作也○豐山譬喻學孟子

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
不好何是所謂士於瑟而不工於求齋
也謝云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
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
得無與操瑟立齋門者此歟文誠工不
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
爾為不也文婉曲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
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

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荊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荊州刺史人皆影慕

之李白與此書贈李太白人一口學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

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

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

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

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食登

龍門則聲價十倍

後李膺傳

人有波其容一接者謂之登龍門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

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塞賤而忽

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

出即其人焉

史平原君傳秦國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

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上者二十人

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一人

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珠見而巳

平原君竟與遂從至楚定從於殿上平

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客至白

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

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

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

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

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

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

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

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德自薦之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爲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

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

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
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平之門
青萍結綠劍名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
之

○荅張籍書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

紫鋪叙此一謹分明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
域練語此句便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

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重浚其源導
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
所辭讓造語好○况於愈者哉抑其中
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轉昔者聖人之
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
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
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
氏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下及公卿

輔相化融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藏人擇其
可語者語者誨之明重猶時與吾悖其聲誹
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
矣重必旦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
恤抑自輕明重其有中有復者至此是書於吾
何有佳結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
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
天下文勢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

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
其窮也亦甚矣作文佳賴其徒相
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綴向使獨言之
而獨書之應其存也可冀乎結今夫二
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抑其
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非所以朝令
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
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

夫子而至乎孟子未及也文一勢○鋪然
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吾其可易而爲之哉轉其爲也易則其
傳也不遠結中合故余所以不敢也生
意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
書轉而○意不爲書者皆所爲不得行乎
今而行乎後者也言一著書今吾之得吾
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

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
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
蘇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一化好○其行道
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
篇警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爲哉結有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
勝者此一是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
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

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
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下學孟子以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使事率以無
招使正事便不此是文駁雜之譏前書
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
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
而不弛文武不爲也豈害於道哉中事

加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
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果本大空諸漸進佛土之文真寶卷之下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仁曰不違如
則其與來人無異矣
聖之君子其與之者皆未于德有所
母不厭其愚一乘此理我思記曰
吾子其志大思乎至深難於識思與

海陽大以道場長以七之人介
于八兄而失于七之得四如
和訓之生實隨隨隨人象觀
向介於之明無生求之通
于時老父長子遂公了二日

朱南祥父英史清歸



